

中国私家藏书
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无 声 戏
五色石·金谷怀春

〔清〕

李 渔

著

〔清〕

徐述夔

撰

〔明〕

楚江仙隐石公

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 書

序

文章经千百世而不磨者，未尝以时为高下。然亦有十余年之间，难易相去霄壤者，如今日之小说是矣。

万历以来，大人先生享承平之福，言及一夫作难，则震畏恐怖，不敢置对。向不更事者，夺其魄易，而醉其心亦易。若今日童稚妇女，举亘古一见再见之事而习见之，犹人目击阿房之盛，而著小说者，将夸海市以耸其听，岂可得乎？若以劝戒言之，则人有非高庙玉环不盗、非长陵抔土不取者，虽孔子居其前，《春秋》列其侧，尚无如何，乃欲救之以小说，夫谁信之？

而《无声戏》不然，其大旨谓世之所处，多逆而少顺。就才貌言之，亦易见而足恃矣。若以为必售之资，即位兼将相，宠冠嫔御，而志犹未足；若以为必不售之资，则汾阳回銮灵武与武穆抱痛临安，文姬身返汉廷与明妃恨留青冢，死败者理之常，而生成者事之变也。能明此义，虽冶容果堪绝代，赤手自挽银河，一旦画图省识，琵琶遣行，蜚语惊闻，弧矢夕陨，正当抢地呼天之际，尚以此作火宅中清凉饮子；况生宇宙熙恬之日附翼攀鳞者，耐金不寒带砺之盟，锦袍得拜歌舞之赐，睹此持盈守正，免于祸患者哉。

如是则《说难》可废，以为戏可，即以为《春秋》诸传亦可。

伪斋主人漫题

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

诗云：

天公局法乱如麻，十对夫妻九配差。
常使娇莺栖老树，惯教顽石伴奇花。
合欢床上眠仇侣，交颈帏中带软枷。
只有鸳鸯无错配，不须梦里抱琵琶。

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，错配者多，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，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，医得好，惟有这桩心事，叫做哑子愁、终身病，是说不出、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，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苦，姊妹人家去遭遭兴，纵然改正不得，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。只有美妻嫁了丑夫，才女配了俗子，止有两扇死门，并无半条生路，这才叫做真苦。古来“红颜薄命”四个字已说尽了，只是这四个字，也要解得明白：不是因她有了红颜，然后才薄命；只为她应该薄命，所以才罚做红颜。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，就是薄命之坏了，哪里还有好丈夫到她嫁，好福分到她享？

当初有个病人，死去三日又活转来，说曾在地狱中看见阎王升殿，鬼判带许多恶人听他审录。他逐个酌其罪之轻重，都罚他变猪变狗、变牛变马去了，只有一个极恶之人，没有什么变得，阎王想了一会，点点头道：“罚你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，嫁一个极丑陋的男子，夫妻都活百岁，将你禁锢终身，才准折得你的罪业。”那恶人只道罪重罚轻，欢欢喜喜地去了。判官问道：“他的罪案如山，就变做

猪狗牛马，还不足以尽其辜，为何反得这般美报？”阎王道：“你哪里晓得，猪狗牛马虽是个畜生，倒落得无知无识，受别人豢养终身，不多几年，便可超生转世；就是临死受刑，也不过是一刀之苦。那妇人有了绝标致的颜色，一定乖巧聪明，心高志大，要想嫁潘安、宋玉一般的男子。及至配了个愚丑丈夫，自然心志不遂，终日忧煎涕泣，度日如年。不消人去磨她，她自己会磨自己了。若是丈夫先死，她还好去改嫁，不叫做禁锢终身；就是她自己短命，也不过像猪狗牛马，拚受一刀一索之苦，依旧可以超生转世，也不叫做禁锢终身；我如今教她偕老百年，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，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，你们哪里晓得？”

看官，照阎王这等说来，红颜果是薄命的根由，薄命定是红颜的结果，那哑子愁自然是消不去，终身病自然是医不好的了？我如今又有个消哑子愁、医终身病的法子，传与世上佳人，大家都要紧记。这个法子不用别的东西，就用“红颜薄命”这一句话做个四字金丹。但凡妇人家生到十二三岁的时节，自己把镜子照一照，若还眼大眉粗，发黄肌黑，这就是第一种恭喜之兆了。将来决有十全的丈夫，不消去占卜；若有二三分姿色，还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；若有五六分的姿色，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；万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、九分十分，又有些聪明才技，就要晓得是个薄命之坯，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时时刻刻以此为念。看见才貌俱全的男子，晓得不是自己的对头，眼睛不消偷觑，心上不消妄想，预先这等磨炼起来。及至嫁到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只当逢其故主，自然贴意安心，那阎罗王的极刑自然受不着了。若还侥幸嫁着第二三等、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，就是出于望外，不但不怨恨，还要欢喜起来了。人人都用这个法子，自然心安意遂，宜室宜家，哑子愁也不生，终身病也不害，没有死路，只有生门，这“红颜薄命”的一句话岂不是四字金丹？做这回小说的人，就是妇人科的国手了。奉劝世间不曾出阁的闺秀，服药于未病之先；已归金屋的阿娇，收功于瞑眩之后，莫待病人膏肓，才悔逢医不早。我如今再把一桩实事演做正文，不像以前的话出于阎王之口，入于判官之耳，死去的

病人还魂说鬼,没有见证的。

明朝嘉靖年间,湖广荆州府有个财主,姓阙字里侯。祖上原以忠厚起家,后来一代富似一代,到他父亲手里,就算荆州第一个富翁。只是一件,但出有才之贝,不出无贝之才,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,就是一顶秀才头巾,也像平天冠一般,承受不起。里侯自六岁上学,读到十七八岁,刚刚只会记帐,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。内才不济也罢,那个相貌,一发丑得可怜。凡世上人的恶状,都合来聚在他一身,半件也不教遗漏。好事的就替他取个别号,叫做“阙不全”。为什么取这三个字?只因他五官四肢,都带些毛病,件件都阙,件件都不全阙,所以叫做“阙不全”。哪几件毛病?

眼不叫做全瞎,微有白花;面不叫做全疤,但多紫印;手不叫做全秃,指甲寥寥;足不叫做全跷,脚跟点点;鼻不全赤,依稀略见酒糟痕;发不全黄,朦胧稍有沉香色;口不全吃,急中言常带双声;背不全驼,颈后肉但高一寸;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,忽动忽静,暗中似有人提;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,或断或连,眼上如经樵采。

古语道得好:“福在丑人边。”他这等一个相貌,享这样的家私,也够得紧了。谁想他的妻子,又是个绝代佳人。父亲在日,聘过邹长史之女,此女系长史婢妾所生,结亲之时,才四五岁,长史只道一个通房之女,许了鼎富之家,做个财主婆也罢,何必定要想诰命夫人?所以一说便许,不问女婿何如。谁想长大来,竟替爷娘争气不过。她的姿貌虽则风度嫣然,有仙子临凡之致,也还不叫做倾国倾城;独有那种聪明,可称绝世。垂髫的时节,与兄弟同学读书,别人读一行,她读得四五行,先生讲一句,她悟到十来句。等到将次及笄,不便从师的时节,她已青出于蓝,也用先生不着了。写得一笔好字,画得一手好画,只因长史平日以书画擅长,她立在旁边看看,就学会了,写画出来竟与父亲无异,就做了父亲的捉刀人,时常替他代笔。后来长史游宦四方,将她带在任所。及至任满还乡,阙里侯又在丧中,不好婚娶。等到三年服阙,男女都已二十外了。长史当日许亲之时,不料女儿聪明至此,也不料女婿愚丑至此。直到这个时候,方才晓得错配了姻缘,却已受聘在先,悔之不及。邹小

姐也只道财主人家儿子，生来定有些福相，决不至于鰕头鼠脑。那“阙不全”的名号，家中个个晓得，单瞒得她一人。

里侯服满之后，央人来催亲，长史不好回得，只得凭他迎娶过门。成亲之夜，拜堂礼毕，齐入洞房。里侯是二十多岁的新郎，见了这样妻子，哪里用得着软款温柔，连合卺杯也等不得吃，竟要扯她上床。只是自己晓得容貌不济，妻子看见定要做得作起来，就趁她不曾抬头，一口气先把灯吹灭了，然后走近身去，替她解带宽衣。这也不消细说。只是云收雨散之后，觉得床上有一阵气息，甚是难闻。邹小姐不住把鼻子乱嗅，疑他床上有臭虫，哪里晓得里侯身上，又有三种异香，不消烧沉檀、点安息，自然会从皮里透出来的。哪三种？

口气、体气、脚气。

邹小姐闻见的是第二种，俗语叫做狐腥气。那口里的因他自己藏拙，不敢亲嘴，所以不曾闻见。脚上的因做一头睡了，相去有风马牛之隔，所以也不曾闻见。邹小姐把被里闻一闻，又把被外闻一闻，觉得被外还略好些，就晓得是他身上的缘故了，心上早有三分不快。只见过了一会，新郎说起话来，那口中的秽气对着鼻子直喷，竟像吃了生葱大蒜的一般。邹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炉上过世的，哪里当得这个熏法？一霎时心翻意倒起来，欲待起来呕吐，又怕新郎知道嫌他，不是做新人的厚道，只得拼命忍住，忍得他睡着了，流水爬到脚头去睡。谁想他的尊足与尊口也差不多，躲了死尸，撞着臭鳖，弄得个进退无门。坐在床上思量道：“我这等一个精洁之人，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，分明是苏合遇了蜣螂，这一世怎么腌臢得过？我昨日拜堂的时节，只因怕羞不敢抬头，不曾看见他的面貌；若是面貌可观，就是身上有些气息，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，把他刮洗出来，再做几个香囊与他佩带，或者也还掩饰得过。万一面貌再不济，我这一生一世怎么了？”思量到此，巴不得早些天明，好看他的面孔。谁想天也替他藏拙，黑魇魇的再不肯亮。等得精神倦怠，不觉睡去，忽然醒来，却已日上三竿，照得房中雪亮。里侯正睡到好处，谁想有人在帐里描他的睡容，邹小姐把他脸上一看，

吓得大汗直流，还疑心不曾醒来，在梦中见鬼，睁开眼睛把各处一相，才晓得是真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里侯在梦中惊醒，只说她思想爷娘，就坐起身来，把一只粗而且黑的手臂搭着她腻而且白的香肩，劝她耐烦些，不要哭罢。谁想越劝得慌，她越哭得狠，直等里侯穿了衣服，走出房去，冤家离了眼前方才歇息一会；等得走进房来，依旧从头哭起。从此以后，虽则同床共枕，犹如带锁披枷，憎嫌丈夫的意思，虽不好明说出来，却处处示之以意。

里侯家里另有一所书房，同在一宅之中，却有彼此之别，邹小姐看在眼里，就瞒了里侯，教人雕一尊观音法像，装金完了，请到书房。待满月之后，拣个好日，对里侯道：“我当初做女儿的时节，一心要皈依三宝，只因许了你家，不好祝发。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，缘法也不为不尽。如今要求你大舍慈悲，把书房布施与我，改为静室，做个在家出家。我从今日起，就吃了长斋，到书房去独宿，终日看经念佛，打坐参禅，以修来世。你可另娶一房，当家生子。随你做小做大，我都不管，只是不要来搅我的清规。”说完，跪下来拜了四拜，竟到书房去了。

里侯劝她又听，扯她又不住，等到晚上，只得携了枕席，到书房去就她。谁想她把门窗户扇都封锁了，犹如坐关一般，只留一个丫鬟在关中服事。里侯四顾徬徨，无门可入，只得转去独宿一宵。到次日，接了丈人丈母进去苦劝，自己跪在门外哀求，怎奈她立定主意，并不回头。过了几时，里侯善劝劝不转，只得用恶劝了。吩咐手下人不许送饭进去，她饿不过自然会钻出来。谁想邹小姐求死不得，情愿做伯夷、叔齐，一连饿了两日，全无求食之心。里侯恐怕弄出人命来，依旧叫人送饭。一日立在门外大骂道：“不贤慧的淫妇！你看什么经？念什么佛？修什么来生？无非因我相貌不好，本事不济，不能够遂你的淫心，故此在这边装腔使性。你如今要称意不难，待我卖你去为娼，立在门前，只拣中意的扯进去睡就是了。你说你是个小小姐，又生得标致，我是个平民，又生得丑陋，配你不来么？不是我夸嘴说，只怕没有银子，若拚得大主银子，就是公主西施，也要得来！你办眼睛看我，我偏要娶个人家大似你的、

容貌好似你的回来,生儿育女,当家立业。你那时节不要懊悔!”邹小姐并不回言,只是念佛。

里侯骂完了,就去叫媒婆来吩咐,说要个官宦人家女儿,又要绝顶标致的,竟娶作正,并不做小。只要相得中意,随她要多少财礼,我只管送。就是媒钱也不拘常格,只要遂得意来,一个元宝也情愿感谢你。自古道:“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。”只因他许了元宝谢媒,那些走千家的妇人,不分昼夜去替他寻访,第三日就来回覆道:“有个何运判的小姐,年方二八,容貌赛得过西施。因她父亲坏了官职,要凑银子寄到任上去完赃,目下正要打发女儿出门,财礼要三百金,这是你出得起的。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,方才肯许;又要与大娘说过,她是不肯做小的。”里侯道:“两件都不难。我的相貌其实不扬,她看了未必肯许,待我央个朋友做替身,去把她相就是了;至于做大一事,一发易处。你如今就进关去,对那泼妇讲,说有个绝标致的小姐要来作正,你可容不容?万一吓得她回心,我就娶不成那一个也只当重娶了这一个,一样把媒钱谢你。”那媒婆听了,情愿趁这主现成媒钱,不愿做那桩欺心交易,就拿出苏秦、张仪的舌头来进关去做说客。谁想邹小姐巴不得娶来作正,才断得她的祸根;若是单单做小,目下虽然捉生替死,只怕久后依旧要起死回生。就在佛前发誓道:“我若还想在阙家做大,教我万世不得超升。”媒婆知道说不转,出去回覆里侯,竟到何家作伐。

约了一个日子,只说到某寺烧香,那边相女婿,这边相新人。到那一日,里侯央一个绝标致的朋友做了自己,自己反做了帮闲,跟去偷相,两个预先立在寺里等候。那小姐随着夫人,却像行云出岫,冉冉而来,走到面前,只见她:

眉弯两月,目闪双星。摹拟金莲,说三寸,尚无三寸;批评花貌,算十分,还有十分。拜佛时,屈倒蛮腰,露压海棠娇着地;拈香处,伸开纤指,烟笼玉笋细朝天。立下风,暗嗅肌香,甜净居麝兰之外;据上游,俯观发采,氤氲在云雾之间。诚哉绝世佳人,允矣出尘仙子!

里侯看见，不觉摇头摆尾，露出许多欢欣的丑态。自古道：“两物相形，好丑愈见。”那朋友原生得齐整，又加这个傀儡立在身边，一发觉得风流俊雅。何夫人与小姐见了，有什么不中意？当晚就允了。

里侯随即送聘过门，选了吉日，一样花灯彩轿，娶进门来。进房之后，何小姐斜着星眸，把新郎觑了几觑，可怜两滴珍珠，不知不觉从秋波里泻下来。里侯知道又来撒了，心上思量道：“前边那一个只因我进门时节娇纵了她，所以后来不受约束。古语道：‘三朝的新妇，月子的孩儿，不可使她弄惯。’我的夫纲就要从今日整起。”主意定了，就叫丫鬟拿合卺杯来，斟了一杯送过去。何小姐笼着双手，只是不接。里侯道：“交杯酒是做亲的大礼，为什么不接？我头一次送东西与你，就是这等装模作样，后来怎么样做人家？还不快接了去！”何小姐心上虽然怨恨，见他的话说得正经，只得伸手接来放在桌上。从来的合卺杯不过沾一沾手，做个意思，后来原是新郎代吃的。里侯只因要整夫纲，见她起先不接，后来听了几句硬话就接了去，知道是可以威制的了，如今就当真要她吃起来。对一个丫鬟道：“差你去劝酒，若还剩一滴，打你五十皮鞭！”丫鬟听见，流水走去，把杯递与何小姐。小姐拿便拿了，只是不吃。里侯又叫一个丫鬟去验酒，看干了不曾。丫鬟看了来回覆道：“一滴也不曾动。”里侯就怒起来，叫劝酒的过来道：“你难道是不怕家主的么！自古道：‘拿我碗，服我管。’我有银子讨你来，怕管你不下！要你劝一盅酒都不肯依，后来怎么样差你做事！”叫验酒的扯下去重打五十，“打轻一下，要你赔十下！”验酒的怕连累自己，果然一把拖下去，拿了皮鞭，狠命地打。何小姐明晓得他打丫鬟惊自己，肚里思量道：“我今日落了人的圈套，料想不能脱身，不如权且做个软弱之人，过了几时，拚得寻个自尽罢了。总是要死的人，何须替他喘气？”见那丫鬟打到苦处，就止住道：“不要打，我吃就是了。”里侯见她畏怯，也就回过脸来，叫丫鬟换一杯热酒，自己送过去。何小姐一来怕喘气，二来因嫁了匪人，愤恨不过，索性把酒来做对头，接到手，两三口就干了。里侯以为得计，喜之不胜，一杯一杯，只管送去。何小

姐量原不高，三杯之后，不觉酩酊。里侯慢橹摇船，来捉醉鱼，这晚成亲，比前番吹灭了灯，暗中摸索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何小姐一来酒醉，二来打点一个死字放在胸中，竟把身子当了尸骸，连那三种异香闻来也不十分觉察。受创之后，一觉直睡到天明。

次日起来，梳过了头，就问丫鬟道：“我闻得他预先娶过一房，如今为何不见？”丫鬟说：“在书房里看经念佛，再不过来的。”何小姐又问：“为什么就去看经念佛起来？”丫鬟道：“不知什么缘故，做亲一月，就发起这个愿来，家主千言万语，再劝不转。”何小姐就明白了。到晚间睡的时节，故意欢欢喜喜，对里侯道：“闻得邹小姐在那边看经，我明日要去看他一看，你心下何如？”里侯未娶之先，原在他面前说了大话，如今应了口，巴不得把何小姐送去与她看看，好骋自己的威风。就答应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
却说邹小姐闻得他娶了新人，又替自家欢喜，又替别人担忧，心上思量道：“我有鼻子，别人也有鼻子；我有眼睛，别人也有眼睛。只除非与他一样奇丑奇臭的才能够相视莫逆；若是稍有几分颜色略知一毫香臭的人，难道会相安无事不成？”及至临娶之时，预先叫几个丫鬟摆了塘报，“看人物好不好，性子善不善。两下相投不相投，有话就来报我。”只见娶进门来，头一报说她人物甚是标致；第二报说她与新郎对坐饮酒，全不推辞；第三报说他两个吃得醉醺醺地上床，安稳睡到天明，如今好好在那边梳洗。邹小姐大惊道：“好涵养，好德性，女中圣人也，我一千也学她不来。”只见到第三日，有个丫鬟拿了香烛毡单，预先来知会道：“新娘要过来拜佛，兼看大娘。”邹小姐就叫备茶伺候。不上一刻，远远望见里侯携了新人的手，摇摇摆摆而来，把新人送入佛堂，自己立在门前看她拜佛；又一眼相着邹小姐，看她气不气。谁想何小姐对着观音法座，竟像和尚尼姑拜忏的一般，合一次掌，跪下去磕一个头，一连合三次掌，磕三个头，全不像妇人家的礼数。里侯看见，先有些诧异了。又只见她拜完了佛，起来对着邹小姐道：“这位就是邹师父么？”丫鬟道：“正是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这等，师父请端坐，容弟子稽首。”就扯一把椅子，放在上边，请邹小姐坐了好拜。邹小姐不但不肯坐，连拜也不教她

拜。正在那边扯扯曳曳，只见里侯嚷起来道：“胡说！她只因没福做家主婆，自己贬入冷宫，原说娶你来作正的，如今只该姊妹相称，哪有拜她的道理？好没志气！”何小姐应道：“我今日是徒弟拜师父，不是做小的拜大娘，你不要认错了主意。”说完，也像起先拜佛一般，和南了三次，邹小姐也依样回她。拜完了，两个对面坐下，才吃得一杯茶，何小姐就开谈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虽是俗骨凡胎，生来也颇有善愿，只因前世罪重业深，今生堕落奸人之计，如今也学师父猛省回头，情愿拜为弟子，陪你看经念佛，半步也不敢相离。若有人来缠扰弟子，弟子拼这个臭皮囊去结识他，也落得早生早化。”邹小姐道：“新娘说差了。我这修行之念，蓄之已久，不是有激而成的。况且我前世与阙家无缘，一进门来就有反目之意，所以退居静室，虚左待贤。闻得新娘与家主相得甚欢，如今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，怎么说出这样不情的话来？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，可保得耳根清净，若是新娘也要如此，将来的静室竟要变做闹场了，连三宝也不得相安，这个断使不得。”说完，立起身来，竟要送她出去。何小姐哪里肯走！

里侯立在外边，听见这些说话，气得浑身冰冷。起先还疑她是套话，及至见邹小姐劝她不走，才晓得果是真心，就气冲冲地骂进来道：“好淫妇！才走得进门，就被人过了气。为什么要赖在这边？难道我身上是有刺的么？还不快走！”何氏道：“你不要做梦，我这等一个如花似玉的人，与你这个魑魅魍魉宿了两夜，也是天样大的人情，海样深的度量，就跳在黄河里洗一千个澡，也去不尽身上的秽气，你也够得紧了。难道还想来玷污我么？”里侯以前虽然受过邹小姐几次言语，却还是绵里藏针、泥中带刺的话，何曾骂得这般出像？况且何小姐进门之后，屡事小心，教举杯就举杯，教吃酒就吃酒，只说是个搓得圆捏得扁的了，到如今忽然发起威来，处女变做脱兔，教里侯怎么忍耐得起？何小姐不曾数说得完，他就预先捏了拳头伺候，索性等她说不尽情，然后动手。到此时，不知不觉何小姐的青丝细发已被他揪在手中，一边骂一边打，把邹小姐吓得战战兢兢。只说这等一个娇皮细肉的人，怎经得铁槌样的拳头打起？

只得拚命去扯。谁想骂便骂得重,打却打得轻,势便做得凶,心还使得善,打了十几个空心拳头,不曾有一两个到她身上,就故意放松了手,好等他脱身,自己一边骂,一边走出去了。

何小姐挣脱身子,号啕痛哭。大抵妇人家的本色,要在那张惶急速的时节方才看得出来,从容暇豫之时,哪一个不会做些娇声,装些媚态?及至检点不到之际,本相就要露出来了。何小姐进门拜佛之时,邹小姐把她从头看到脚底,真是袅娜异常。头上的云髻大似冰盘,又且黑得可爱,不知她用几子头篦,方才衬贴得来?及至此时被里侯揪揪,披将下去,竟与身子一般长,要半根假发也没有。至于哭声,虽然激烈,却没有一毫破笛之声;满面都是啼痕,又洗不去一些粉迹。种种愁容苦态,都是画中的妩媚,诗里的轻盈,无心中露出来的,就是有心也做不出。邹小姐口中不说,心上思量道:“我常常对镜自怜,只说也有几分姿色了,如今看了她,真是珠玉在前,令人形秽。这样绝世佳人,尚且落于村夫之手,我们一发是该当的了。”想了一会,就竭力劝住,教她重新梳起头来。两个对面谈心,一见如故。到了晚间,里侯叫丫鬟请她不去,只得自己走来负荆唱喏下跪,叫姐呼娘,桩桩丑态都做尽,何小姐只当不知,后来被他苦缠不过,袖里取出一把剃刀,竟要刎死。里侯怕弄出事来,只得把她交与邹小姐,央泥佛劝土佛,若还掌印官委不来,少不得还请你旧官去复任。

却说何小姐的容貌,果然比邹小姐高一二成,只是肚里的文才,手中的技艺,却不及邹小姐万分之一。从她看经念佛,原是虚名;学她写字看书,倒是实事。何爱邹之才,邹爱何之貌,两个做了一对没卵夫妻,阙里侯倒睁着眼睛在旁边吃醋。熬了半年,不见一毫生意,心上思量道:“看这光景,两个都是养不熟的了,她们都守活寡,难道教我绝嗣不成?少不得还要娶一房,叫做三遭为定。前面那两个原怪她不得;一个才思忒高,一个容貌忒好,我原有些配她不来,如今做过两遭把戏,自己也明白了,以后再讨,只去寻那一字不识、粗粗笨笨的,只要会做人家,会生儿子就罢了,何须弄那上书上画的来磨灭自己?”算计定了,又去叫媒婆吩咐。媒婆道:“要

有才有貌的便难,若要老实粗笨的何须寻得?我肚里尽有。只是你这等一分大人家,也要有些福相、有些才干才承受得起。如今袁进士家现有两个小要打发出门,一个姓周,一个姓吴。姓周的极有福相、极有才干,姓吴的又有才、又有貌,随你要哪一个就是。”里侯道:“我被有才有貌的弄得七死八活,听见这两个字也有些头疼,再不要说起,竟是那姓周的罢了,只是也要过过眼,才好成事。”媒婆道:“这等我先去说一声,明日等你来相就是。”两个约定,媒人竟到袁家去了。

却说袁家这两个小,都是袁进士极得意的。周氏的容貌虽不十分艳丽,却也生得端庄,只是性子不好,一些不遂意就要寻死寻活。至于姓吴的那一个,莫说周氏不如她,就是阙家娶过的那两位小姐,有其才者无其貌,有其貌者无其才,只除非两个并做一个,方才敌得她来。袁进士的夫人性子极妒,因丈夫宠爱这两个小,往常淘气不过,如今乘丈夫进京去谒选,要一齐打发出门,以杜将来之祸。听见阙家要相周氏,又有个打抽丰的举人要相吴氏,袁夫人不胜之喜,就约明日一齐来相。里侯因前次央人央坏了事,这番并不假借,竟是自己亲征。次日走到袁家,恰好遇着打抽丰的举人相中了吴氏出来,闻得财礼已交,约到次日来娶。里侯道:“举人拣的日子自然不差,我若相得中,也是明日罢了。”及至走入中堂,坐了一会,媒婆就请周氏出来,从头至脚任凭检验。男相女固然仔细,女相男也不草草,周氏把里侯酸了两眼,不觉变下脸来,气冲冲地走进去了。媒婆问里侯中意不中意,里侯道:“才干虽看不出,福相是有些的,只是也还嫌她标致,再减得几分姿色便好。”媒婆道:“乡宦人家既相过了,不好不成,劝你将就些娶回去罢。”里侯只得把财礼交进,自己回去,只等明日做亲。

却说周氏往常在家,听得人说有个姓阙的财主,生得奇丑不堪,有“阙不全”的名号。周氏道:“我不信一个人身上就有这许多景致,几时从门口经过,教我们出去看看也好。”这次媒人来说亲,只道有个财主要相,不说姓阙不姓阙,奇丑不奇丑,及至相的时节,周氏见他身上脸上景致不少,就有些疑心起来,又不好问得,只把

媒婆一顿臭骂说：“阳间怕没有人家，要到阴间去领鬼来相？”媒人道：“你不要看错了，他就是荆州城里第一个财主，叫做阚里侯，没有一处不闻名的。”周氏听见，一发颠作起来道：“我宁死也不嫁他，好好把财礼退去！”袁夫人道：“有我做主，莫说这样人家，就是叫化子，也不怕你不去！”周氏不敢与大娘对口，只得忍气吞声进房去了。

天下不均匀的事尽多。周氏在这边有苦难伸，吴氏在那边快活不过。相她的举人年纪不上三十岁，生得标致异常，又是个有名的才子，吴氏平日极喜看他诗稿的。此时见亲事说成，好不得意，只怪他当夜不娶过门，百岁之中少了一宵恩爱，只得和衣睡了一晚。熬到次日，绝早起来梳妆，不想那举人差一个管家押媒婆来退财礼，说昨日来相的时节，只晓得是个乡绅，不曾问是哪一科进士，及至回去细查齿录，才晓得是他父亲的同年，岂有年侄娶年伯母之理？夫人见他说得理正，只得把财礼还他去了。吴氏一天高兴扫得精光，白白梳了一个新妇头，竟没处用得着。

停一会，阚家轿子到了，媒婆去请周氏上轿，只见房门紧闭，再敲不开。媒婆只说她做作，请夫人去发作她。谁想敲也不开，叫也不应，及至撬开门来一看，可怜一个有福相的妇人，变做个没收成的死鬼，高高挂在梁上，不知几时吊杀的。夫人慌了，与媒婆商议道：“我若打发她出门，明日老爷回来，不过啣一场小气；如今逼死人命，将来就有大气啣了，如何了得？”媒婆道：“老爷回来，只说病死的就是。他难道好开棺检尸不成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家里的人别个都肯隐瞒，只有吴氏那个妖精，哪里闭得她的口住？”媒婆想了一会道：“我有个两全之法在此。那边一头，女人要嫁得慌，男子又不肯娶；这边一头，男子要娶，女人又死了没得嫁。依我的主意，不如待我去说一个谎，只说某相公又查过了，不是同年，如今依旧要娶，她自然会钻进轿去，竟把她做了周氏嫁与阚家。阚家聘了丑的倒得了好的，难道肯退来还你不成？就是吴氏到了那边，虽然出轿之时有一番惊吓，也只好肚里咒我几声，难道好跑回来与你说话不成？替你除了一个大害，又省得她后来学嘴，岂不两便？”夫人听见这个

妙计，竟要欢喜杀来，就催媒婆去说谎。吴氏是一心要嫁的人，听见这句话，哪里还肯疑心，走出绣房，把夫人拜了几拜，头也不回，竟上轿子去了。

及至抬到阙家，把新郎一看，全然不是昨日相见的，她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，不消思索，就晓得是媒婆与夫人的诡计了。心上思量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只要想个妙法出来，保全得今夜无事，就可以算计脱身了。”只是低着头，思量主意，再不露一些烦恼之容。里侯昨日相那一个，还嫌她多了几分姿容，怕娶回来啣气，哪晓得又被人调了包？出轿之时，新人反不十分惊慌，倒把新郎吓得魂不附体。心上思量道：“我不信妇人家竟是会变的，只过得一夜，又标致了许多。我不知造了什么业障，触犯了天公，只管把这些好妇人来磨灭我。”正在那边怨天恨地，只见吴氏回过朱颜，拆开绛口，从从容容地问道：“你家莫非姓阙么？”里侯回她：“正是。”吴氏道：“请问昨日那个媒人与你有什么冤仇，下这样毒手来摆布你？”里侯道：“她不过要我几两媒钱罢了，哪有什么冤仇？替人结亲是好事，也不叫做摆布我。”吴氏道：“你家就有天大的祸事到了，还说不是摆布？”里侯大惊道：“什么祸事？”吴氏道：“你昨日聘的是那一个，可晓得她姓什么？”里侯道：“你姓周，我怎么不晓得？”吴氏道：“认错了，我姓吴，那一个姓周。如今姓周的被你逼死了，教我来替讨命的。”里侯听见，眼睛吓得直竖，立起身来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她吴氏道：“我与她两个都是袁老爷的爱宠，只因夫人妒忌，乘他出去选官，瞒了家主，要出脱我们。不想昨日你去相她，又有个举人来相我，一齐下了聘，都说明日来娶。我与周氏约定要替老爷守节，只等轿子一到，两个双双寻死。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，等不到第二日，昨夜就吊死了。不知被哪一个走漏了消息，那举人该造化，知道我要寻死，预先叫人把财礼退了去。及至你家轿子到的时节，夫人教我来替她，我又不肯，只得也去上吊。那媒人来劝道：‘你既然要死，死在家里也没用，阙家是个有名的财主，你不如嫁过去死在他家，等老爷回来也好说话。难道两条性命了不得他一分人家？’故此我依她嫁过来，一则替丈夫守节，二则替周氏伸冤，三来替你

讨一口值钱的棺木，省得死在他家，盛在几块薄板之中，后来抛尸露骨。”说完，解下束腰的丝绦系在颈上，要自家勒死。

她不曾讲完的时节，里侯先吓得战战兢兢，手脚都抖散了，再见她弄这个圈套，怎不慌上加慌？就一面扯住，一面高声喊道：“大家都来救命！”吓得那些家人婢仆没脚地赶来，周围立住，扯的扯，劝的劝，使吴氏动不得手。里侯才跪下来道：“吴奶奶，袁夫人，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为什么上门来害我？我如今不敢相留，就把原轿送你转去，也不敢退什么财礼，只求你等袁老爷回来，替我说个方便，不要告状，待我送些银子去请罪罢了。”吴氏道：“你就送我转去，夫人也不肯相容，依旧要出脱我，我少不得是一死。自古道：‘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’只是死在这里的快活。”里侯弄得没主意，只管噓头，求她生个法子，放条生路。吴氏故意踌躇一会儿，才答应道：“若要救你，除非用个伏兵缓用之计，方才保得你的身家。”里侯道：“什么计较？”吴氏道：“我老爷选了官，少不得就要回来，也是看得见的日子。你只除非另寻一所房屋，将我藏在里边，待他回来的时节，把我送上门去。我对他细讲，说周氏是大娘逼杀的，不干你事；你只因误听媒人的话，说是老爷的主意，才敢上门来相我；及至我过来说出缘故，就不敢近身，把我养在一处，待他回来送还，他平素是极爱我的，见我这等说，他不但不摆布你，还感激你不尽，一些祸事也没有了。”里侯听见，一连磕了几个响头，方才爬起来道：“这等，不消别寻房屋，我有一所静室，就在家中，又有两个女人，可以做伴，送你过去安身就是。”说完，就叫几个丫鬟：“快送吴奶奶到书房里去。”

却说邹、何两位小姐闻得他又娶了新人，少不得也像前番，叫丫鬟来做探子。谁想那些丫鬟听见家主喊人救命，大家都来济困扶危了，哪有工夫去说闲话？两个等得寂然无声，正在那边猜谜，只见许多丫鬟簇拥一个爱得人杀的女子走进关来。先拜了佛，然后与二人行礼，才坐下来，二人就问道：“今日是佳期，新娘为何不赴洞房花烛，却到这不祥之地来？”吴氏初进门，还不知这两个是姑娘、是妯娌，听了这句话，打头不应空，就答应道：“供僧伽的所在，